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之三

新安後學　吳甬聞　吳冏峯　校正

宛陵觀復樓晤言

先生至宛陵會於觀復樓中諸生請問孳孳爲善爲利之義先生曰孳孳之義昉於堯典鳥獸孳尾是生身受命之根絪縕孕化嗜欲廻旋機不容已但視其所主以爲聖凡之分善者虛明湛然之恒體也利者聯濁驟然之客形也主於

善爲陽爲公主於利爲陰爲私故爲善而不孳孳則善不積爲利而不孳孳則利不崇一以出神明一以興機變善利之間所爭毫髮舜蹠之所由分也吾人今日之學果能立定命根孳孳爲善自鷄鳴而起以至於旦晝所爲常虛常明而無所汨乎抑或未免入於利而有所牿亡也自一日以至于歲月之久果能孳孳機不容巳常如平旦之時乎抑或未免反復牿亡而失其初也自古善學舜者莫如顏子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顔子大勇顔子欲罷不能而竭其才所謂孳孳也吾人今日之學時起時倒至於悠悠不能如顔子之勇是未得爲善學也問觀復之說先生曰道有原而學有要復根於坤虛以貽之靜以育之虛極靜篤窮上而反下故能一陽爲主於內萬物作而觀其復復見天地之心見矣孔子稱顔子曰回也庶乎屢空空者道之原也齋心坐忘不爲意見所牿故能屢空不違而復蓋得其要也子貢不能忘見

故不受命不能忘意故億而後中學術之弊漸染積習蓋千百年於此矣故吾人今日之病莫大於意見著於意則不能靜以貞動著於見則不能虛以適變不虛不靜則不能空意見者道之賊也後儒尚以為好意見不可無將終身從事焉反以空為異學真所謂認賊為子溺於弊而不自知也諸友今日之會專寂若此此正一陽來復超凡入聖之機若不能保任舊習乘之頻失頻復且將復入於凡矣可不慎乎

九龍紀誨

先生赴水西杜生質聞之携諸友亟赴會所聚處數日頗盡相證之意九龍舊有會適先生昔年所訂者請先生復蒞之弗果往爰紀晨夕誨語貽之同志以求佩服云

或叩時習之功先生曰一部論語開首只說箇學字學者覺也時習便是常覺常覺與夢對夢中顛倒呻吟苦境萬變苦與悅對學而常覺則苦境自忘而悅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也悅者入樂

之機人心本樂本與萬物同體朋來則遂其一體之心故樂然此樂無加損根於所性雖遯世而無悶惟聖者能之學之大全也

或問明道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然則靜坐足以盡學乎先生曰學非專於靜坐靜坐亦甚難方坐時念頭作何安頓有所守卽落方所無所着則墮頑空不守之守無着之着此中須有活潑之機存乎心悟非言思之所及也

先生曰昔者周順之爲司業時予徃白下信宿

聚處順之請于予曰怡受吾師之敎多年一切行持不敢自恕但此心尚未得安頓處予笑曰吾子直聲喧宇宙至誠格上下些子處未得安頓可謂切問昔者温公大名播於夷狄獨此些子未有歸着常念一中字以爲得術乃復爲中所縏縳將奈何順之恍然若有所悟謂予曰若非吾師指破幾被虚名誤了一生於自己性命有何關涉順之可謂實修實證不爲世套浮囂所籠罩者矣此鄉邦之羽儀家庭之楷式凡同

鄉後輩與一家之子姓所當仰思企及益勉於學弗令昔人專美於前可也

或叩顏子屢空之旨先生曰此是減擔法人心無一物原是空空之體形生以後被種種世情牽引填塞始不能空吾人欲復此空空之體更無巧法只在一念知處用力一切世情念頭上有牽扯放不下皆謂之妄皆是不善之動顏子之學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謂之不遠復復者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先師云吾

人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吾人護心如護眼好念頭不好念頭俱着不得譬之泥沙與金玉之屑皆足以障眼諸友欲窺見此意端居之暇試將念頭不斷一着理會果能全體放下無一物否一切知解不離世情皆是增擔子擔子愈重愈超脫不出矣

周潭汪子晤言

周潭子別予若干年茲予來赴水西之會始得相會于敬亭山中見周潭子之學津津日進矣

尚以氣弱為患時有所滯抑于所聞以證交修于惟君子之學在得其幾此幾無內外無寂感無起無不起乃性命之原經綸之本常體不易而應變無窮譬之天樞居所而四時自運七政自齊未嘗有所動也此幾之前更無收斂此幾之後更無發散蓋常體不易即所以為收斂寂而感也應變無窮即所以為發散感而寂也恒寂恒感造化之所以恒久而不已若此幾之前更加收斂即滯謂之沉空此幾之後更加發散

竟枉了告子

即流謂之溺境沉與溺雖所趨不同其為未得生機則一而已浩然之氣由集義所生即是致良知即是獨知獨知者本來不息之生機也時時致其良知時時能握其幾所行時時慊于心而浩然之氣自然盛大流行充塞無間告子之不動心內境不出外境不入亦其定力所致惟不致其良知所以有不得于心不求于氣之病反將盛大之體壅閼桎梏窒其時出之用是謂義襲而取謂之暴氣此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以

不慎也周潭子學道二十餘年爲性命之心無時不切而尚以氣弱爲患得無于生幾之說或有所未盡悉與夫沉空者二乗之學也溺境者世俗之學也周潭子之不爲世俗之學斷然信之但恐二乗之學其辨尤微高明者或有所滯而未之覺耳若能于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察之以究其毫釐之辨則生幾常在我而氣自充于古經綸之術盡于此矣

水西精舍會語

嘉靖丁巳春先生赴水西之會周潭汪子偕諸友晨夕周旋浹旬而觧汪子因次集所與答問之詞執簡以請曰寧執侍先生久矣先是癸丑會於郡城辱先生示以研幾之旨乃者溫繹舊聞幸賜新知筆録記存夫泥辭失意況不得其詞乎請賜覧教弥收之以淑餘生惟懼體認未真有虗言詮是在小子先生乃於逐條更加轉語以副所請云

生生之謂易生生即天機一念萬年無一息非

念寂感皆念也

天機無安排有寂有感卽是安排

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生死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至此也

一念之微故曰千古聖學只在愼獨

古人理會心性只家常事故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不必說如何是學

後世學術多端始提出心性之學來說破

君子處世貴於有容不可太生揀擇天有晝夜

地有險易人有君子小人物有麒麟鳳凰虎狼蛇蝎不如是無以成並生之功只知一身淸濁並蘊若洗腸滌胃盡去濁穢只留淸虛便非生理

虎狼蛇蝎天豈盡殄滅他只處置有道驅之山林置之巖穴使不爲害而已此便是包荒之學

陽明先師云凡看古人書只提掇良知二字略爲轉語便自分曉且如精義入神以致良知之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良知之德也過此以往良知之外更無知也窮神知化只是良知到熟處德之盛也何等明明白白知好仁不好學學箇甚麼葢好仁而不在良知上學其蔽為愚六者皆然可不費詞說而自明矣

良知是貫串六經之樞紐故曰六經皆我註脚若以知識為良何啻千里

纏繞的要脫洒放肆的要收斂方是善學

信得良知及時時是脫洒時時是收斂方不

落對治

吾人生知安行却用困勉工夫今以困勉之資乃合下要討生知安行受用豈可得乎

論工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熙論本體衆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真機直達

君子思不出其位出其位便是閒思妄想心之官則思出其位便是廢心職學者須信得位之所在始有用力處

作意矜持如仰箭射空力盡而墮豈能長久天

機盎然出之方不落矜持

顏子欲罷不能非是不肯罷直是無歇手處古人說箇凝命凝道凝字極可玩味此是真切積累工夫如此行持而真機不透露者未之有也

真機透露即是凝若真機透露前有箇凝的工夫便是沉空守寂

先師自云吾居夷以前稱之者十九鴻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讒者十之五鴻臚以後讒者十

之九矣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者乃其包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

不務掩飾包裹心事光明是狂者得力處顏子不遠復常立於無過之地方是正本澄源之功若以失自解則過愈甚矣

人生而靜是從混沌立根基後天而奉天時也先天之學不容說混沌立根則先天而天不違矣

或問閑思雜慮如何克去曰須是戒慎不睹恐

懼不聞從真機上用功

戒懼如臨深履薄纔轉眼失脚便會喪身失命焉得有閑思雜慮來

問處家責善而義不行於族人柰何曰家庭之間恩常掩義難以直遂會須寬裕調和使之默化

父子兄弟不責善全得恩義行其中如此方是曲成之學

舜爲君禹爲將出師以征有苗豈有不是處伯

益猶以滿損謙益爲戒可謂自反之至矣

蓋天下無皆非之理纔見人不是便是滿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檢點自己嚴密則責人自

輕不至歸怨於人故遠怨

正已而不求諸人不怨不尤原是孔門家法

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荅云真實用功落

第二義亦不妨

助長自是告子之病吾人只是意見上轉換

何曾助得來

問張子太和所謂道似為有見之言曰是尚未免認氣為道若以清虛一大為道則濁者實者散殊者獨非道乎

道無清濁無虛實無大小不滯於氣惟體道者能知之

有生於無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無聲無臭原是萬有之基

一友問應物了即一返照何如曰是多一照也當其應時真機之發即照即寂照照而不隨

何待於返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良知應物亦然此無內外之學
金波晤言
瀫陽趙子將之京候先生于武林之金波園請曰陽明夫子嘗以好名好貨好色爲三大欲反之於心覺得貨色之欲猶易勘破名之爲欲其幾甚微其爲害更大一切假借包藏種種欺妄未有不從名根而生者也先生曰昔上蔡公數

年去得一矜字伊川嘆其善學今以名爲大欲思有以去之譬之捕賊得其贓証會有廓清之期矣然此只是從知識點檢得來若信得良知及時時時從良知上照察有如太陽一出魑魅魍魎自無所遁其形尚何諸欲之爲患乎此便是端本澄源之學趙子請問良知知識之異先生曰知一也根於良則爲本來之真依於識則爲死生之本不可以不察也知無起滅識有能所知無方體識有區別譬之明鏡之照物鏡體

通是禪語極是要緊

本虛妍媸黑白自往來於虛體之中無加減也若妍媸黑白之跡滯而不化鏡體反為所蔽矣鏡體之虛無加減則無生死所謂良知也變識為知識乃知之用認識為知識乃知之賊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趙子復問孔子語子夏儒有君子小人之異先生曰孔門學者立心皆是為已皆是為義若有為利為人之心何足以為儒子夏處文學之科篤信聖人規模狹隘步步趨趨未嘗敢有一毫激昂開展言必信行必果是

箇硜硜小人局段故孔子進之使爲君子君子便是不器便能坦蕩自由顏子之絶塵而奔曾子之自反而縮皆自出手眼何嘗有樣子學得來此方是古人自信之學

答南明汪子問

問書曰作聖詩云無邪貴思尚矣而易繫亟稱無思無爲何思何慮孟子揭良知以明仁義亦曰不慮而知夫知以不慮爲良則思爲無益矣禪家六行其一思惟似亦未嘗廢思

也顧其上乘不可思議卽一念起不啻千里失之此與孔孟之指同歸而詩書蠹矣吾道一而已矣卽佛氏亦以不二爲法門第折其衷如之何其致一也

孟軻氏曰心之官則思以思爲職而得失係之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書曰思作聖言思之本於慮也詩言思無邪言思之本於正也思顧可少哉然而易之繫曰何思何慮又曰易無思也若與詩書孟氏之言相背而馳此千古不决之疑

察學者將何所取衷哉昔上蔡問於伊川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有此理却說得太早繼而曰却好用功則已覺其說之有未盡矣堯夫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纔被鬼神覷破便咎以爲修行無力然則未起之思慮將何如也夫何思何慮非不思不慮也所思所慮一出於自然而我何容心焉譬之日月之明自然往來而萬物畢照日月何容心焉既曰何思何慮又曰百慮而一致此即伊川所謂却好用功之意非以效

引佛祖

言也無思者非不思也無思而無不通寂而感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通微則不能無不通感而寂也此即虎節所謂未起之思慮起即憧憧也自師門提出良知宗旨而義益明良知之思自然明白簡易睿之謂也良知之思自然明通公溥無邪之謂也惠能曰不思善不思惡却又不斷百思想此上乘之學不二法門也若卧輪則為聲聞之斷見矣夫良知不學而知即一念起千里失之此孔孟同歸之指而未嘗盭於詩

書者也會須大徹大悟始足以破千古之疑而
析毫釐之辨也
問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堯舜文周由此其選
後之戒慎恐懼宛然祖述憲章顧孔氏疏水
忘憂顏子簞瓢不改即曾子春風沂水獨當
聖心蓋其樂也濂溪相傳不離主敬及其尋
孔顏之樂雖曾點猶然以見大與之近世宗
儒亦往往務自得而求真樂夫懼與樂皆情
之一也未發而有所中之謂何說者謂未得

則惧得則樂之淺之乎窺聖人矣豈堯舜文王周公之聖一無所得而孔顏顧自潇假邪乃今專事戒慎恐惧涉矜持語樂而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或失則蕩要之無兩可者也願聞其方

樂是心之本體本是活潑本是脫洒本無罣礙繫縛堯舜文周之兢兢業業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體不失此活潑脫洒之機非有加也戒慎恐惧是祖述憲章之心法孔之疏飲顏之簞

瓢點之春風沂詠有當聖心皆此樂也夫戒愼恐懼非是矜持卽堯舜之兢業不覩不聞非以時言也卽吾心之本體所謂修道也戒愼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聞是合本體功夫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懼與樂是二也活潑脫洒由于本體之常存本體常存由于戒愼恐懼之無間樂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是樂到忘處非蕩也樂至于忘始爲眞樂故曰至樂無樂濂溪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必有所指明道云鳶飛

魚躍與必有事同一活潑潑地不悟只成美精魂其肯微矣

問夫子賢于堯舜釋之者則以為聖不異而異于事功竊意門人稱誦于當時非事功以也堯舜執中夫子時中執之與時猶守之於化也堯舜性之也非守之也固不敢以文害辭要之夫子之所以為時中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是以堯舜之德大哉至矣借曰絕四未之前聞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顏氏得之而爲約禮曾氏得之而爲格物並得其宗夫約而復之守之謂也猶難語時格物則皆中節矣乎當其未發良知具在是之謂中孟子名孔子爲聖之時原其始必歸重于智皆是物也顧夫子之時中不涉將迎不立能所不容擬議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巳卽物格知致而止至善果卽得時中乎其未耶

昔者門人稱夫子曰賢于堯舜堯舜未易賢也

親炙者指事功而言殆非本旨夫人之情得於親
炙者其情密而屬意深得於傳聞者其情疎而
用意淑況門人受夫子之教耳目所濡染精神
所鎔鑄中心誠服同於罔極之恩比之遞焉疎
淑之迹似若有間故不覺稱誦至於如此門人
亦不得而自知也其曰不至阿其所好亦若有
槩于其中者矣此亦人之常情不必更生別議
孟子歷叙聖賢之傳自堯舜至於孔子則曰聞
而知之夫子自謂信而好古堯舜固其所祖述

者也若論事功唐虞之際蕩蕩巍巍精一執中開萬世心學之源區區欲以刪述憲章擬之淺之乎其言之也良知二字入聖微機執事謂其未發良知具在是之謂中孟子稱聖之時必歸重于智其所尊信可知矣良知絕四不涉將迎不存能所不容擬議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即良知也顏之約禮約此而已曾之格物格此而已絕有意必絕屬擬議即非時中即非致良知也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執事既信得良

總皆是夢不用拋拾

知如此之深從前種種特其見解一切功業文章世人嘆羨以為不可及者會須盡情拋捨等如昨夢只今惟求一醒一念靈明直超堯舜上繼千百年道脉之傳始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也

答中淮吳子問

問聖人之學惟在致良知是矣然人見食則知食見色則知好有痛痒則知搔摩皆出天性不可不謂良知也若即是為良知與食色

性也生之謂性何異若曰別是一知與良知不同是二知也人無二心則宜無二知敢請所以

人生而靜天命之性也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感物而動動即爲欲非生理之本然矣見食知食見色知好可謂之知不得謂之良知良知自有天則隨時酌損不可得而過也孟子云口之於味目之於色性也然有命焉立命亞所以盡性故曰天命之謂性若徒知食色爲生之性而

不知性之出于天將流於欲而無節君子不謂之性也此章正是闢告子之斷案告子自謂性無善無不善故以湍水爲喻可以決之東西而流若知性之本善一念靈明自見天則如水之就下不可決之而流也知一也不動于欲則爲天性之知動于欲則非良矣告子之學亦是聖門別派但非見性之學所以有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之時若知致良知功夫性無內外良知亦徹內外心卽是寂然之體意卽是感通之用常

欺心

不欺心矣先生之爲後學苦心何如乎

寂常感常感常寂更無有不得時也告子一生留心性學要學聖人故孟子七篇惟與告子論學最精以爲冥然無覺悍然不顧不惟不知聖學亦不知告子甚矣

問繼善成性易言之後世之論性紛紛矣豈非見下愚不移者多而言然耶見孺子而惻隱見委蛇而有泚則性善之說不辨自明而陽明先生又謂無善無惡者性此與性無善無不善何異豈以總言善便有不善未免滯

于一偏故混言爲是而孟子性善之說亦有所不得已而姑爲救弊之言耶若是則無善無惡者性與性無善無不善辭同而意實殊也然否

孟子道性善本於大易繼善成性之言人性本善非專爲下愚立法先師無善無惡之旨善與惡對性本無惡善亦不可得而名無善無惡是爲至善非慮其滯於一偏而混言之也孟子論性莫詳於公都子之問世之言性者紛紛不同

性無善無不善似指本體而言性可以爲善爲不善似指作用而言有性善有性不善似指流末而言斯三者各因其所指而立言不爲無所見但執見不忘如群盲摸象各得一端不能觀其會通同於日用之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三言又孟軻氏論性之本也至于直指本原徵于烝民之詩孔子說詩之義斷然指爲性善說者謂發前聖所未發亦非姑爲救弊之言也而諸子之議乃

謂性本無善無不善既可以言善亦可以言惡有善有惡亦可以言善惡混而性善之論若有時而窮大都認情爲性不得孟子立言之本旨先師性無善惡之說正所以破諸子之執見而歸於大同不得已之苦心也

問先儒謂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吾人日用百爲萬感紛紛擾擾此心未免逐物安得常靜豈非太公順應不與巳私雖紛紛擾擾而心固未嘗勞與此聖人地位也初學下手宜何

如爲功

靜者心之本體濂溪主靜以無欲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主靜之靜實兼動靜之義動靜所遇之時也人心未免逐物以其有欲也無欲則雖萬感紛擾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一念枯寂而未嘗靜也太公順應非是見成享用聖人地位正是初學下手處以其自私須學個大公用智須學個順應濂溪傳諸明道則爲定性性無內外無將迎所謂動亦定靜亦定此

千聖學脈也

書累語簡端錄

吾友石居陸子老而好學每讀書有得累而筆之就正于余靳得一言印可庶不謬於所從因爲漫書簡端以答其意在石居不爲無見時有未融不妨隨時証悟若其篤信謹守恥爲綺語以滋論說宗黨後進信其爲敦行君子可以爲難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學莫先於辨志夫子自謂十五而志于學其志定矣志定而學半遲之十年而後能立立者立志也遲之十年而後能不惑不惑者志無疑也又遲之十年而後能知天命志與天通也又遲之十年而後能耳順志忘順逆也順與逆對耳順猶所謂無逆耳也耳順加于知命之上一層深于一層天命渾然了無分

別未知天命世間順逆諸境猶有分別心在夫子曰自吾得子路惡聲不入于耳此猶未能耳順時事至於知命則分別不生而順逆始忘其聞於人之聲虛已以應將天下譽之而不加善天下非之而不加戚又何惡聲之足云此夫子獨覺其進有不可躐等而窺者矣從心者縱心也雖至于從心所欲不踰矩亦只是志到熟處非能有加也是所謂經歷之次第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是泥於居方是爲典要不器便是變動不居之學器爲方圓不器是爲無方圓之規矩主敬行恕正是不器功夫非可以器言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道器合一文章即性與天道不可見者非有二也性與天道夫子未嘗不言但聞之有得與不得之異耳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人皆謂高率直少禮觀諸乞醯儘是委曲盡美之也朱子以爲掠美市恩非肯若謂物我兩忘不止於直亦是過美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孔門之學惟在忠信好學是主忠信若忠信之外更有所謂窮理之學是二之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有君道非是專指天子凡諸侯卿大夫臨民皆南面槩言之也

顔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道無窮盡無方體顏子合下發心在道思欲跳身而入嘗仰鑽瞻忽以求之而道愈遠及領夫子循循博約之教使之反身而求不求之道而求之我道之可見謂之文文散於萬故曰博博文我博之也其不可見謂之禮禮原於一故曰約約禮我約之也機不容已力不容息只從身上印證見得道理隱然呈露

非有非無卓然如立于前然後知道之本無窮盡而不可以窮盡求也本無方體而不可以方體求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向之仰鑽瞻忽是猶欲從之也顏子至此始有真實之見矣是即望道未見之意非未達一間也喟然一嘆千聖絕學顏子沒而學遂亡矣故曰未聞好學者也石居以博文約禮爲孔門第二義以卓爾爲效雖欲從之爲與道未相渾一似非本旨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惟知自反無怨于家邦是爲仁之功孔門不怨天不尤人之家法若求家邦無怨于我使之自考是以效言也若求家邦無怨成鄉愿矣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石居引心齋之言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性情之正非惑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中

無定主抱不決之疑方是惑是也

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乎

上達只在下學中口之可言力之可致心思之可及雖至極精極微皆下學事口之所不能言力之所不能致心思之所不能及謂之上達石居引天德王道陰陽迭運莫知其神爲證似不切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先師云稱是名稱其實之稱沒世而名不稱

生猶可補死則無及也故以爲疾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石居引心齋之言曰大德不踰閑守經之謂也小德出入行權以正其經也意亦好然經權無定位大德亦有行權時小德亦有守經時未可執一吾人但得大段主腦是當小小節目或出或入不必盡同同歸一是而已子夏之學謹守節目未透大德機關此或悟後語若以小德出入爲疵似過求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純一無僞無智巧無技能神氣日足智慧日生才能日長非有所加也大人通達萬變惟不失此而已若不待神氣之足而助之生長強開其知識益其技能是鑿竅於混沌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收其放心是失後功夫不失是未嘗放也

過豐城答問

先生過豐城訪見羅李子適入省不遇先期遣

人之堯峰約敬吾魏子出市以其兄勵齋與胡可平謁先生宿於舟中各陳所見勵齋謂靜中覺有怡然和適之意及至動應便覺有礙不能通適可平謂時常應感行雲流水若無礙相及至靜時便覺茫蕩無主不見有寂然氣象先生曰二子用功動靜二境受病煞不同正好相資爲益靜中怡然順適只是氣機偶定非是寂然之體須見得寂體是未發之中方能立大本方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學須有主方能順應可

乎原從見上承領過來未曾理會得寂體真機行雲流水亦只是見上打發過去不曾立得大本所以不免茫蕩應用處終是浮淺古人溥博淵泉篤恭氣象原是吾人本領功夫此處得個悟人方為有本之學不然只成弄精魂二子皆有省及晨敬吾至請曰亮傾慕多年今始得會徐成身徐邦中諸友每傳至教私淑久矣亮晁初從事養生之術後聞同志講致良知之說始有志於聖學平生頗守道義畏名節未免依傍

而行不能放手纔不照管便落茫蕩時時照管
意思未免沉滯無有超脫之期先生曰此總是
致良知功夫未得下落有諸已謂信良知是天
然之靈竅時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爲自見天
則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何嘗照管得又何嘗不
照管得吾人不守道義不畏名節便是無忌憚
之小人若於此不得轉身法纔爲道義名節所
拘管又豈是超脫之學嘗謂學而有所忌憚做
不得真小人爲善而近名做不得真君子若真

信得艮知過時自生道義自存名節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養生家不超脫則不能成冊吾儒之學不超脫則不能入聖子勉之而已是夕見羅自省趣歸聞先生已入省復亟趨南浦相會因自陳日來用功請正先生曰吾子氣魄大擔負世界心切與衆人瑣瑣伎倆自不同但未免爲氣魄所勝功夫未能時時入微相別逾年意思儘沉寂功夫亦漸細膩既得魏子諸同志相觀相處互相鞭策

一日千里當有望也若覺相未忘到底不忘照管永無超脫之期懸崖撒手直下承當若撒不得手捨不得性命終是承當未得在試相與容參之他日再見有以復我

東遊會語

甲子暮春先生赴水西之會道出陽羨時楚侗耿子校文宜興晨啟堂吏入報矍然離座曰異哉亟出訪握手相視懽若平生笑謂先生曰晚著得訟之繇曰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此何兆

果然果然此夢非偶也

也心擬徵之忽報先生至平生心事通於神明天假之緣非偶然也先生曰道其百年彼此傾注今日之兆於不肖誠不敢當於公信道之篤好善之誠神之聽之亦已久矣不利涉大川者何也以剛乘險恐傷于所恃吾人終日不可忘戒懼之心天之示人深矣相與參互究繹闡揚宗教爰次其問答之語如左云

楚侗子曰陽明先師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學脉亦是時節因緣春秋之時功利習熾天下

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子提出箇仁字喚醒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脉到孟子時楊墨之道塞天下人心戕賊爲害尤甚不得不嚴爲之防故孟子提出箇義字非義則仁之道無由而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脉晋而下老佛之教淫于中國禮法蕩然故濂溪欲追復古禮橫渠汲汲以禮爲教執禮便是宋儒學脉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傳既久漸入支離至分心理爲兩事陽明先生提出良知以

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脉皆是因時立法隨緣設教言若人殊其主持世界扶植人心未嘗異也

先生曰仁統四端知亦統四端良知是人身靈氣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葢言靈氣有所不貫也故知之充滿處即是仁知之斷制處即是義知之節文處即是禮說箇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箇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着喚醒人心尤爲簡易所謂時節因緣也

楚侗子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何如

先生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能于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于無上加得一毫有聖人微言見于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

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真息者動靜之機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于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為非

是不思不為念慮酬酢變化云為如鏡之照物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為而未嘗有所為也無思無為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即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騁不得一些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天不得一些伎倆同此即是同德異此即

是異端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曉然自無所遁也不務究明本宗而徒言詮意見之測泥執名象纏繞葛藤祗益紛紛射覆耳

楚侗子問造化有無相生之旨何如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爲學造者自無而顯于有化者自有而歸于無不造則化之源息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于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

至于食息微眇莫不皆然知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

楚侗子曰僕于一切交承應感一毫不敢放過不是學箇小廉曲謹惟求盡此心而已固非以此爲高也

先生曰古人克勤小物與世間小廉曲謹名似而實不同克勤小物是吾盡精微功夫蓋一些放過吾之心便有不盡人已感應之間便成疎略精微愈盡則廣大愈致原未嘗有一毫外飾

要人道好之心此是古人致曲之學從一根生意達之枝葉自然平滿者也世間小廉曲謹却是不從一根上克去未免在枝葉上打點周旋有箇要人道好之心到底落在鄉愿窠臼裏此學術真假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盡精微即虞廷之唯精與道心之微也

楚侗子曰程門以靜坐爲善學與孔門之敎不同豈以時有古今敎法亦從而異耶

先生曰孔門敎人之法見于禮經其言曰辨志

樂群親師取友謂之小成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未嘗有靜坐之說靜坐之說起于二氏學者殆相沿而不自覺耳古人自幼便有學使之收心養性立定基本及至成人隨時隨地從事于學各有所成後世學絕教衰自幼不知所養薰染于功利之習全體精神奔放在外不知心性爲何物所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可哀也已程門見人靜坐便嘆以爲善學蓋使之收攝精神向裏尋求亦是方便法門先師所謂因以補

小學一段功夫也若見得致知工夫下落各各隨分做去在靜處體玩也好在事上磨察也好譬諸草木之生但得根株着土遇著和風暖日固是長養他的遇着嚴霜烈日亦是堅凝他的葢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原是變動周流此便是學問頭腦便是孔門教法若不見得良知本體只在動靜二境上揀擇取舍不是妄動便是着靜均之爲不得所養欲望其有成也難矣哉

悟元子曰易云蒙以養正聖功也養正之義何如

先生曰蒙亨蒙有亨道蒙不是不好的蒙之時混沌未分只是一團純氣無知識技能撓次其中默默克養純氣日足混沌日開日長日化而聖功生焉故曰童蒙吉後世不知養蒙之法憂其蒙昧無聞強之以知識益之以技能鑿開混沌之竅外誘日滋純氣日漓而去聖愈遠所謂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吾人欲覓聖功會須復

還蒙體種種知識技能外誘盡行屏絕從混沌立根不爲七竅之所鑿充養純氣待其自化方是入聖真脉路蒙之所由以亨也

楚侗子曰吾人工夫日間應酧良知時時照察覺做得主臨睡時應酧已往神倦思沉不覺瞑目一些做主不得此時如何用力方可以通晝夜而知

先生曰吾人日間做得主未免氣魄承當臨睡時神思恍惚氣魄全靠不着故無可用力處古

人云德修罔覺樂則生矣不知手舞足蹈此是不犯手入微公案罔覺之覺始爲眞覺不知之知始爲眞知是豈氣魄所能支撑此中須得箇悟入處始能通乎晝夜日間神思淸明夜間夢亦安靜日間神思昏倦夜間夢亦勞擾知晝則知夜矣易云君子以向晦入宴息古之至人有息無睡凡有所夢卽是先兆非睡魔也

楚侗子曰海內如公與念菴雖身處山林頂天立地關係世教不小舊讀念菴冬遊記句句寫

出肝肺針針刺入骨髓並無些子文義湊泊見
解纏繞其心甚虗其信受甚篤乃是我公真精
神相逼迫當機不放空箭時時中的能使之然
繼讀二夏遊記反覺意思周羅未免牽于文義
泥于見解殊少灑然超脫之興心亦不甚虗信
受處亦覺少緩或是公之精神放鬆些子時有
不中的所在感應之機甚神衛武公年九十猶
不忘箴警此區區數年血誠信公之心無他故
直以相聞欲公做箇真聖人令吾黨永有所歸

可憐可憐可憐

依耳

先生曰不肖修行無力放鬆之病生於托大初若以為無傷不知漸成墮落誠爲辜負相知然此生固已舍身在此件事上討結果更無別事可做亦自信其心而已世間人不肯成人之美往往面諛而背訾者多非公愛我信我望我之至肯以此血誠之言相聞耶不肖深懲托大之病只起於一念因循後來光景已無多反覆創艾會有收攝之期今聞警戒益若有省此學不

能光顯于世皆是吾人自已精神漏泄所至一毫不敢歸咎于人也

留都會紀

嘉靖乙丑春先生之留都抵白下門司馬克齋李子出邀於路遂入城偕諸同志大會於新泉之爲仁堂上下古今參伍答問默觀顯證各有所發爰述而紀之

楚侗耿子曰吾人講學雖所見不同約而言之不出二端論本體者有二論工夫者有二有云

學須當下認識本體有云百倍尋求研究始能認識本體工夫亦然有當下工夫直達不犯纖毫力者有百倍工夫研究始能達者先生曰此可兩言而决頓與漸而已本體有頓悟有漸悟工夫有頓修有漸修萬握絲頭一齊斬斷此頓法也芽苗增長馴至秀實此漸法也或悟中有修或修中有悟或頓中有漸或漸中有頓存乎根器之有利鈍及其成功一也吾人之學悟須實悟修須真修凡見解上揣摩知識上輳泊皆

是從門而入非實悟也凡氣魄上承當格套上模擬皆是泥象而求非真修也實悟者識自本心如啞子得夢意中了了無舉似處真修者體自本性如病人求醫念中切切無等待處悟而不修玩弄精魂修而不悟增益虛妄二者名號種種究而言之致良知三字盡之良知是本體於此能日著日察卽是悟致知是工夫於此能勿助勿忘卽是修但恐吾人聽得良知慣熟說得致知容易把作尋常話頭抹過耳

從把當下作當特境耳

楚侗子問先生當下亦有未認處否先生曰當下亦難識非上根不能吾人只是挨門就日挨來挨去忽然得箇着落便是小歇脚從此脫化自有觸處逢源時在不但當下認識而已若夫無緣起悟無法證修非上上根不能也

楚侗子曰今日所謂良知之學是箇真正藥方但少一箇引子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有這箇引子致知工夫方不落小家相先生曰這一箇引子是良知藥物中原有的不從外得良

至妙至妙

不言明明德於天下只言明吾之明德處爲已爲人之分可以觀矣亦可以明吾之明德矣

知是性之靈原是以萬物爲一體明明德於天下原是一體不容已之生機非以虛意見承當得來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是使天下之人各誠意正心以修身各親親長長以齊家之謂也是將此靈性發揮昭揭於天下欲使物物皆在我光明普照之中無些子昏昧間隔卽仁覆天下之謂也是舉全體一句道盡纔有一毫昏昧間隔便是痿痺便是吾人有未盡處一體故也

楚侗子送先生之新安江舟中更求一言之要爲別先生曰子常教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於此者雖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跡如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卽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去識他於此得箇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真面目不着纖毫力中大着力處也

先生謂白石蔡子曰此番見兄氣魄儘收歛精神儘沉寂與從前衍溢浮散大不同亦因近年

在京師鬧場中經歷鍛鍊一番念中有得有失境上有逆有順人情有向有背覺得世緣倍奉苦無意味欲尋箇歸根路頭所以有此一番操持此正吾兄入悟之機敢以究竟一言與兄酧之天之生人精神氣魄如兄有幾從前世法好事皆是障道因緣願兄將從前種種談說種種文辭盡情拋向無事甲裏只當從前不曾會的一般只將自己一點靈明默默叅究無晝無夜無閒無忙行立坐卧不論大衆應酧與棲心獨

處時時壆會照察念中有得有失此一點靈明不爲念轉境上有逆有順此一點靈明不爲境奪人情有向有背此一點靈明不爲情遷緣此一點靈明窮天窮地窮四海窮萬古本無加損本無得喪是自已性命之根盡此謂之盡性立此謂之立命生本無生死本無死生死往來猶如晝夜應緣而生無生之樂緣盡而死無死之悲方爲任生死超生死方能不被生死魔所怛亂生死且然況身外種種世法好事又烏足爲

吾之加損哉兄於此果得箇悟入之路此一點
靈明做得主方是歸根真消息這一點靈明體
雖常寂用則隨緣譬如太虛無相不拒諸相發
揮全體放得下方全體提得起予奪縱横種種
無礙才為達才不為才使識為真識不為識轉
談說理道不滯於詮撰述文詞不溺於藝向來
拋在無事甲中到此種種見在化臭腐為神奇
皆此一點靈明隨緣變見而精神氣魄自然百
倍於前一日亦可百年亦可獨來獨往動與天

游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愈收歛愈暢達愈沉寂愈光輝此是吾人究竟法到此方是大豪傑作用方不負為此一大事因緣出世一番也濂溪張子曰今日諸公皆說致良知天下古今事物之變無窮君謂單單只致良知便了當得聖學實是信不及先生曰此非一朝夕之故不但後世信此不及雖在孔門子貢子張諸賢便已信不及未免外求未免在多學多聞多見上湊補助發當時惟顏子信得此及只在心性上

用工孔子稱其好學只在自已怒與過上不遷不貳此與多學多聞多見有何干涉孔子明明說破以多學而識爲非以聞見擇識爲知之次所謂一所謂知之上何所指也孟子願學孔子提出良知示人又以夜氣虛明發明宗要只此一點虛明便是入聖之機時時保任此一點虛明不爲旦晝梏亡便是致知只此便是聖學原是無中生有顏子從裏面無處做出來子貢子張從外面有處做進去無者難尋有者易見故

子貢子張一泒學術流傳後世而顏子之學遂亡後之學者沿習多學多聞多見之說乃謂初須多學到後方能一貫初須多聞多見到後方能不藉聞見而知此相沿之弊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不同前後更無兩路若有兩路孔子何故非之以誤初學之人而以聞見爲第二義在善學者默而識之齊王見堂下之牛而觳觫凡人見入井之孺子而怵惕行道乞人見呼蹴之食而不屑不受真機神應人力不得而

與。豈待乎。博多學而。始能克。兢兢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克休惕一念便可以保四海克不罔不受一念義便不可勝用此可以窺孔孟宗傳之旨矣

敬庵許子曰語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說者謂孔子因子路強不知以為知故誨以知之之道此義何如瀛濱子謂知之為知之固是致良知不知為不知不強以為知亦是致良知於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到功夫熟後自有箇無

所不知時在非謂只致良知便可了得古今事變便可了得聖學

先生曰子路忠信素孚於人心事光明一毫不肯自欺信未過處連孔子也要直指無所隱避強不知以為知原不是子路所犯之病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原是兩條判開路頭見在知得的要須行著習察還他知之當下分曉一些不可含糊將就過去非見在知不得的要須滌玄去智還他不知當下斬截一些不可尋討兜

攙過來只此兩言便盡了知之之道故曰是知也或以問禮問官之類爲不知知得詼問便是知之問過便是知了皆屬知之條下不知的畢竟不可知畢竟不能知或畢竟不必知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六合之内聖人議而不論此便是不可知天地何以高深鬼神何以幽顯耳目何以能視聽口鼻何以能嘗能嗅此便是不能知稼圃之事大人所不學淫鄙詭詐之習學者所不道甚至堯舜之知不務徧物夔契之

要不求兼能此便是不必知若曰於此究之又有可知之理是言外不了語非謗出本旨也學者惑于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之說騖於其所不可不知詳於其所不必盡知終歲營營費了多少閒浪蕩精神幹了多少沒巴鼻勾當埋沒了多少感聰明豪傑一毫無補于身心方且傲然自以爲知學可哀也巳

一友問顏子欲罷不能工夫先生曰此是真性流行無可歇手處譬之真陽發於重泉之下不

達不已惟其欲罷不能所以能竭才才就是性之能吾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捹捨性命忍此一刀亦是未曾見性所以歇得手顏子至建以致其決是性體天然之勇氣魄上支撐作為上湊泊非竭才也

先生謂白野殷子一向好禪嘗有喜靜厭動懶接朋友之病近覺何如殷子曰近覺獨學悠悠無益要接朋友之心常切但因病體羸弱不奈交持雖知同志會集未敢出頭酧應先生曰終

看這箇意思在吾人出來與四方朋友交接乃是求益不是專去教人吾人若是要救取自家性命自不容不親朋友相勸相規晏安非僻之習自無所容翼翼昭事攝養保愛自不容已機緣相觸因而興起非分我所有以與人而人自受益教學相長之義也苟欲躲避世界耽于靜養悠悠暇豫漸致墮落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若嘵嘵然急於行教而忘取益求人者重而自治輕則固有所不可耳

一友問致良知工夫如何用先生曰良知是天然靈竅變動周流不爲典要覿面相呈語默難該聲色不到雖日事事上明物物上顯爭奈取舍些子不得然此不是玄思極想推測得來須辦箇必爲聖人之志從一點靈竅實落致將去隨事隨物不要蔽昧此一點靈竅久久純熟自有覿面相呈時在不求其悟而自悟也

一友問學是學於已問是問於人內外交養此意何如先生曰學問是不可離的學緊話頭總

學便有問纔說學以聚之便說問以辨之曰學問之道曰道問學皆不可離譬之行路學行路的出門便有岐路須問問了又行若只在家坐講岐路恰似說夢後世講學正如此無岐路可問便是不曾學因學而始有問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只是一事不是內外交養學問之道只爲求放心道問學只爲尊德性外心外德性另有學問卽是支離

一友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爲內

外支養何如先生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枝葉不暢不茂便是根不得其養在種種培壅灌漑修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

一友謂涵養功夫當如雞之抱卵全體精神都只在這上合覆照守無些子間斷到得精神完足後自成變化非可以襲取而得也先生曰涵

開來往也開之一字煞有至味前所云見聞名義情感種種業障能令人脚忙手亂只因不識此根此窟終身勞擾無安泊處故也

先生曰天根月窟是康節一生受用本旨學貴得之於初一陽初起陽之動也是良知覺悟處謂之天根一陰初遇陰之姤也是良知翕聚處謂之月窟復而非姤則陽逸而藏不密姤而非復則陰滯而應不神一姤一復如環無端此造化闔闢之玄機也謂之弄丸公之論於原旨雖

若未切然于此學煞有發明所謂殊塗而同歸也

楚侗子曰昔有問羅子守中之訣者羅子曰否否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爲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塞兩間彌六合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向聞之不

任嘆賞此玄宗正訣也不獨伯陽皈心釋迦合掌即尼父復生當首肯矣

先生曰守中原是聖學虞廷所謂道心之微精者精此一者一此是謂允執厥中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情反於性謂之還冊不爲養生而養生在其中矣夫學問只是理會性情吾人此身自頂至踵皆道體之所寓真我不離軀殼若謂咽喉以下是鬼窟是強生分别非至道之言也調息之術亦是古

人立教權法教化衰吾人自幼失其所養精神外馳所謂欲反其性情而無從入故以調息之法漸次導之從靜中收攝精神心息相依以漸而入亦以補小學一段工夫也息息歸根謂之丹母若只以心和氣和形和世儒常談能統承當以爲玄宗正訣無入悟之機豈惟尼父不肯欲二大士皈心合掌不可得也

楚侗子曰大人之學與儒者之學豈不相同從吟風弄月發根漸入向裏有自得處履繩蹈矩

不露破綻此所謂儒者之學也大人之學如天地之無不覆載生乎道德大同之世不知有所謂道統處乎三教分裂之時不知有所謂儒術其視管晏之與曾思韓范之與周程且以爲各得天地之一用不軒此而輕彼也何者曾思周程非不邃於道而不離乎儒也可與事堯舜而不可與事桓文可與爲微比而不可以爲箕子者也

先生曰大人之學性相平等無有高下天自信

天地自信地人自信人不相假借不相凌奪無同無異無凡無聖無三教可分無三界可出邃古無爲之化也儒者之學從微處發根吟風弄月特其影像耳原是完修無破綻的有意不露非自得也經綸參贊各盡其性輔萬物之自然以成天地之能我無容心焉不同乃所以爲同也若曰有可能有不可能猶爲見礙非無可無不可之宗傳也

楚侗子曰伊尹以先覺自任所覺何事撻市之

恥納溝之痛此尹覺處非若後世學者承籍影響依稀知見以為覺也人之痿痺不覺者故不任虛浮不任者故不覺伊尹一耕夫爾囂然於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致嚴於一介之取予千駟萬鍾不嬰其慮此其覺之所由先而自任之所以重也

先生曰維尹暨湯咸有一德一者萬物一體之仁也惟尹任之重故覺之先其恥其痛自不容已非真有得於一體之學能若是乎夫學覺而

巳矣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一知一覺而聖功生堯舜君民事業卽此而在其機愼於一介之取予以成天下之信故放君而天下不疑其簒復辟而天下不疑其專所挾持者大非可以空知虛見襲取也吾人之學不求自信欲免於天下之疑於此可以自攷矣